

山腰電影院

《文生去看海》(Vincent will Meer)



《當櫻花盛開》金獎製片感心鉅作

德國電影《文生去看海》(Vincent will meer)，一開場就是主角文生母親的喪禮。文生患有妥瑞氏症，症狀是身體不由自主地抽動、發出怪聲，無法克制地口出穢語、髒話。而在莊嚴肅穆的喪禮上，文生的症狀卻不停干擾典禮的進行，眾人也投以異樣眼光。難忍的他，只好走出教堂，自己一人在外頭哭泣。而你聽著他不時飄出的髒話，分不清現在是症狀的發作，還是痛苦的自責，但那樣子都叫人心疼。

改編真人真事的美國電影《叫我第一名》(Front of the Class)，主角Brad Cohen也是一位妥瑞氏症患者。片中也有類似情景，當Cohen去參加過世學生的告別式時，他卻獨自一人站在教堂外頭，心裡很想進去參加、但又怕造成他人困擾，哭泣的模樣同樣令人心酸難忘。

外人對妥瑞氏症的不理解，是患者最大的痛苦之一。從小他們就容易被視為不守規矩、故意搗亂的小孩，也可能招來他人的嘲笑或是攻擊。這些都可說是文生成長歷程的隨身組合，但母親是他安定的力量。母親的愛與接納，是他最安全的堡壘。因此，母親過世對文生來說是極大打擊。片裡說到他緊握著母親屍體的手兩天，最後還是眾人合力才能把他們的手分開，但這也說出了母親對他的重要性——那是文生僅有且不想放開的愛。

相較於母親的接納，文生的父親卻是完全不同的態度。他對文生總是批評，語言充滿不信任與責難。父親是黨政高官，忙於工作，對文生毫無耐性。文生的母親過世後，他只想把文生送到療養院，感覺像在打發文生。他最在乎的事，好像只有自己的選舉與事業。

後來，文生與療養院的同伴瑪琳、阿歷駕車逃出療養院。得知消息的父親前來尋人，但他在乎這事件對選情的負面影響，似乎更勝過對文生的關心。找到文生後，他不是關心文生是否遭遇困難，反而用難聽的話羞辱文生。在他眼裡，文生只是不成材、有缺陷的兒子，和他自己完美的菁英形象完全不同。

瑪琳是厭食症患者，阿歷則有強迫症，加上文生，三個在他人眼裡帶著缺陷的病人，開車想前往義大利的海邊，那是文生母親生前的願望。因此文生一路帶著母親的骨灰，希望能帶媽媽去看海。這也是他對母親愛的回應；同時也是一種象徵，象徵母親的愛，帶給文生力量，給了他冒險與探索世界的勇氣。這趟旅程，也成了三人的療癒之旅；雖然路上滿是衝突，但這也是相互瞭解與磨合的歷程。不過，別誤會我的意思！雖然我說這是三人的療癒之旅，但並非指三人的疾病症狀有所痊癒與改善。事實上，在旅程的終點，瑪琳病得更重、阿歷仍有怕髒的強迫行為，文生還是那個無法控制就冒出髒話的青年。

這趟路，療癒的是他們的心。

過去的他們，活在限制當中，也讓他們帶著退縮的姿態生活著；但在這趟路上，他們嚐到了自由與活力，而那是生命的滋味呀！他們從彼此身上得到了支持，他們更有勇氣踏出步伐，帶著自己的病痛，繼續在這世界裡奮力活著。

文生最後把母親的骨灰交給父親，這也意味他可以主動放開母親的手；不像之前是被人強迫，現在的他已經有力量去迎接挑戰，他也不該再沉溺在過去的保護之中了。

而這也是文生父親的療癒之旅，他在尋找文生的路上，體驗到自己對文生的嚴厲，也感受到文生承受的痛苦。如果自己的父親也用這樣的方式對他，他其實也不會是如今擁有自信的模樣。於是，他不再用高高在上的姿態與文生互動，而是像朋友一樣，坐到文生的旁邊，傾聽文生想說的話。說來，他父親更像是病人，他患的是情感疏離、自我中心、無法接納不完美的症候群。但當他接納文生，就接納了自己的脆弱，他變得柔軟，也更富人性。這趟旅程對他來說，也有無比價值。

最後，父親對文生的放手、讓文生決定自己的未來，表達了他對文生的尊重與信任，而這其實是每個人內心的渴望。就算文生有妥瑞氏症，但他也有身為人的渴望。人們願意看見文生的渴望，並且用尊重與信任、不過度干預與保護的方式回應，這點很教人動容。我想這也是電影想表達的：雖然他們是他人眼裡的病人，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也是人，就有人性的慾望與需求。電影讓我們看見他們的真摯情感，也邀請我們用人性與他們連結——在這層面上，其實我們彼此並沒有太多不同。

有趣的地方是，電影雖強調人有自由的需求，但卻也不是無限上綱，甚至點出了界線。這界線反映在文生最後拒絕重病的瑪琳的請求，她要求他帶她出院。瑪琳對文生說，愛她就帶她離開。可是文生知道，愛她不是帶她離開，因為那可能無濟於事，甚至只是幫瑪琳逃避自己的問題。看著苦苦哀求的瑪琳，他知道瑪琳的痛苦，但他也知道這是她得獨自面對的生命難題。文生能做的，只有留下來陪伴，而不是帶她逃跑。這樣的姿態，說來也是一種堅定的愛。

《文生去看海》的議題看似嚴肅，但電影用著幽默詼諧的手法呈現，有好笑的時刻，也有動人的時刻。看完後，腦中浮現一句話：「每個病人都是人，而每個人也都是病人」。我們都帶著自己的人生難題走自己的人生路，從片中文生去看海的那段路上，或許我們也能看見自己的模樣；而從他們身上，也看見我們能帶自己上路的勇氣。

〈文 /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〉

TOP